



何澤華於2010年建成的皖南皮影博物館。 本報記者趙臣攝



何澤華教調研團隊學生製作皮影。 本報安徽傳真

### 調研學生：電影無法取代

今年8月份，由安徽大學6名在校學生與來自香港大學的1名港生，組成的「一個人的皮影戲」調研團隊，受青年中國行2014大學生暑期社會調研實踐活動項目的資助，前往宣城市水東鎮調研皖南皮影戲的現狀。

吳國澤是香港大學土木工程系的應屆畢業生，他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，「大概因為現在有電視電影，所以大家現在對皮影戲不太感興趣了，但我覺得它獨特的味道是電影取代不了的。」他說：「現在的香港應該沒有什麼真正意義上的純手工藝了，中國其實保留了很多非物質文化遺產，但現在它們也都面臨一個危機，可能在30、50年之後就面臨失傳。」

#### 「就是喜歡」 不提回報

談起何澤華，吳國澤說：「畢竟現在關注皮影的人非常少，他（何澤華）一個人支撐下來，付出這麼多是非常不容易的。」調研期間，吳國澤還獲得何澤華贈送兩張當場製作的皮影，都未完成上色，「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帶著完成上色的牛魔王頭皮影再回宣城，再回到水東老街去探望何老師。」

約一周的調研中，何澤華親手教學生們製作皮影、帶領拜訪皮影戲老藝人等，對他們關懷備至。隊員劉琦介紹，何老師一是不喜歡在談到皮影戲時提到「錢」字，二是不喜歡別人提他收皮影及談老藝人的故事。一次，劉琦隨口問何澤華，「學校上課很辛苦，有多少補貼嗎？」何澤華當時立刻就生氣了。後來，隊員們才知道，不能提「錢」，是因為何澤華覺得自己「對於皮影戲，就是喜歡，沒有其他」。而關於收皮影及一些老藝人的故事，是不想回憶起過去那些事情，「說一遍就難受一遍」。

### 皖南皮影戲

皖南皮影戲起源於安徽省宣城市，是流行於當地的漢族戲曲劇種。因皖南一帶「山限壤隔」，皖南皮影戲一度鮮為人知。它是400年前皖南發生瘟疫時，由湖北移民帶入演唱並逐漸發展起來，演出形式輕裝簡便，影人、道具全部裝在兩口長方形的木箱裡，用一根扁擔挑著即走，所以當地人也稱其為「一擔挑的戲」。其又被稱為「太平戲」，反映了人們驅邪避災、祈求太平的美好願望。



# 九代傳人 守望皮影神韻

## 「皖南皮影戲」10年內恐消失 盼大眾望「最後一眼」



何澤華展示自己收藏的皮影。 本報記者趙臣攝

燈影白布，獸皮人物，配以唱念鑼鼓，於是「咫尺地千朝萬國，瞬息間古往今來；半碗燈星辰日月，一張紙社稷山川」。皮影戲受到電影、電視、網絡等多元化娛樂衝擊，地道神韻已難得一聞。皖南皮影戲第九代唯一傳人、48歲的何澤華，憑着對皮影的熱愛，建成內地首個民間「皖南皮影博物館」，堅持組織僅存的皮影戲老藝人演出，決意守望這門瀕臨消亡的傳統藝術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、實習記者 胡心玥 安徽報道

耳 這目染下，何澤華從小就喜歡皮影戲，到十六七歲時，已能製作並靈活地操縱各種皮影。他2004年把多年積攢買下的近百畝林場轉讓出去，開始全心全意投入皮影戲的收藏和保護事業，卻引來家人的不理解和諸多埋怨。何澤華的理由是：「自己不喜歡的事情，怎麼做也做不好，不如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」。

#### 三訪老藝人 皮影重如命

何澤華的堅定來自一位老藝人給予的心靈觸動。1999年他聽說宣城廣德縣有一位唱皮影的80歲老藝人，手上有兩箱非常珍貴的清朝皮影和手抄的皮影戲唱本，就興沖沖地跑去看看，卻被老人趕了出去：「這可是我的命啊，你一個外人，怎麼能看！」



港生吳國澤。 本報安徽傳真

「知道他那有好皮影，心裡就還是掛念，放不下。」何澤華後來聽說老人喜歡喝酒，就拎上四瓶好酒再次拜訪，從不喝酒的他陪着老人喝起酒來。趁着酒興，老人打開了皮影箱，讓何澤華過了把眼癮，可仍堅拒出售。

第三次拜訪，躺在病床上的老人對何澤華說：「我相信你能好好對我的皮影，千萬別讓這東西沒有了。」這一次，老人將他所有的皮影和珍藏的13個手抄本全送給了何澤華。不久後，老人去世。

談起此事何澤華仍有些哽咽，「皮影是有生命的東西，對於老藝人來說，就是命連着命，沒有了皮影，就相當於命沒了。」何澤華由此明白要把皮影當作自己的生命來看待。

僅存的皮影戲老藝人因為演出少，年歲已高又無法務農，大都生活困苦。何澤華目前亦是靠收藏其他古物交易，來補貼自己在皮影收藏和保護方面的開支。

記者見到何澤華時，他正在水東鎮老街上的一座老宅子準備建第二個皮影博物館，前期裝修已投入了100多萬元，他計劃在新館內建幾間小房間，將生活困苦、碩果僅存的皮影戲老藝人接到新館來住下，「我跟他們說，能有點演出收入就給他們發工資，沒有演出收入那至少管他們的吃住」。

據介紹，目前在世的皖南皮影戲老藝人不過10位，劇團3個，一個劇團一年最多演出不過二三十場。鼎盛時期60多個劇團、每天至少四五場演出的盛況無法相比。

#### 皮影難保留 一個人堅守

說到傳承，何澤華還是憂心忡忡，首先是因為皮影戲現在演出少、收入低，已無年青人再願意從事這個行業；其次，學校的學生雖然有些很具天賦，但都只是感興趣而已。現今，每年都有皮影老藝人離世而去。所以，如何保留皖南皮影戲最後的神韻，也是何澤華這麼多年來堅持一個人做皮影博物館的緣由。他斷斷言，皖南皮影戲將在5至10年內消失。所以他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，至少在他的博物館裡，皖南皮影戲能完整的保留下來。

在何澤華的名片中央，印有一句意味深長的話：「趁着皖南皮影戲尚未向當代告別之際，您是否願意看她最後一眼？」不知是在問着誰，還是只是他一個人無奈的喃喃自語。

# 女愚公 醫山



李勤英堅持親力親為，為荒山植樹。 本報甘肅傳真

上世紀90年代末，剛從甘肅中醫學院畢業的李勤英沒有選擇長期從事「體面」的醫生工作，而是砸了「鐵飯碗」回到老家當農民，將青春獻給大山。十多年來，她為5萬畝荒山披上了綠裝，建設了10餘個生態林基地，綠化110里公路，帶領500多戶農民通過造林走上脫貧致富路……她就是甘肅省甘谷縣新興鎮蔡家寺村的李勤英，2009年被評為「生態中國十大人物」，人稱當代「女愚公」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崔國清 甘肅報道

## 植樹助農脫貧

現 年42歲的李勤英少言寡語，然而她每說完一句話總習慣性地發出一連串「咯咯咯」的聲響來。記者見到她時，她隨手挽起的髮髻、紅潤的臉龐以及樸素的著裝都不失農民的質樸。李勤英說，學醫是為了給人治病，大自然病了，種樹也可以「治病」，而且父親和哥哥們一直都喜歡種樹，在這種家風影響下也就自然喜歡種樹。

#### 響應省規劃 承包綠化項目

李勤英2003年得知甘肅省林業廳將於全省建設6個萬畝優質鄉土樹種示範區，隨即決定承包3000畝荒山禿頂的整地和綠化項目，受到親友反對，說搞荒山綠化純屬異想天開，「女大學生不找個工作好好生活，每天在泥土中擔驚受怕，這連男人都不敢承包的工程，你一個女娃娃能幹成嗎？」

李勤英沒有因此放棄，而是開始四處籌錢。曾經資助過她的一位同學告訴記者，當年為了節省開支，

李勤英幾乎頓頓都靠漿水麵、洋芋酸飯來充飢，渴了就喝點自帶的窖水，實在累得挺不住了，便找家診所打上一針再上山。整整40多天，她堅持和村民同吃同住，由於缺水，李勤英10多天才能洗一次腳，而洗澡對她更是一種奢望。

#### 走路多致腳痛 曾險墮懸崖

幾年造林下來，李勤英吃盡了苦頭，更遭遇了常人難以想像的艱險。有一年秋季，她正在山上栽樹，天卻突然下起暴雨。她急忙組織村民下山，有兩三回滑倒在山上，差一點就滾落懸崖。患上陳舊性關節炎的她，每天靠吃藥保守治療，「路走多了，腿就開始痛」，然而大量崎嶇的山路，仍需要憑雙腿艱難跋涉。

李勤英不但將樹種在了山裡，還種進孩子的心裡。李勤英的兒子8歲時在一篇題為《未來的家》的作文，寄托了自己的願望：「我們未來的家是綠色的、環保的、無污染的」。



李勤英的執着下，5萬畝荒山全部披上綠裝。 本報甘肅傳真

#### 怕奔父喪誤工期 種樹寄哀思

李勤英義無反顧承包荒山搞綠化時，年過八旬的父親突然病逝。儘管彼時的她心中悲痛難忍，但如果回家奔喪，工期必會耽擱，李勤英騎虎難下，最終決定痛定思痛，化悲痛為力量，眼含著熱淚繼續在山上揮汗如雨。「父親生前也愛種樹，我當時想用這種特殊的方式祭奠亡父在天之靈。」李勤英說。

村民們都搖頭說，李勤英搞的綠化工程中有5公里是在石頭上鑿出來的路，都不敢想像，在這裡的石山上開

路比登天還難。李勤英承包的這項工程不僅沒有一分錢收入，反而自己墊付5萬餘元。不過，她用愚公移山精神綠化的這段路，成活率在98%以上，路兩旁整齊排列的柏樹和香花槐，成為進入甘谷境內一道亮麗的風景線。

「那時候我暗自下了狠心，南方的石山上都能長成大樹，我就不相信甘谷縣的石頭上長不成樹。」李勤英說，如今，當滿山的綠色映入眼簾時，相信父親一定會為她驕傲。